

世界哲學家叢書

辨 喜

馬小鶴 著

傅偉勳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辨

喜

馬 小 鶴 著

1998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辨喜／馬小鶴著．--初版．--臺北市：

東大，民87

面；公分．--(世界哲學家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9-2183-1 (精裝)

ISBN 957-19-2184-X (平裝)

1. 辨喜(Vivekananda, Swamil,
1863-1902)-學術思想-哲學

2. 哲學-印度

137.82

86014652

網際網路位址 <http://Sanmin.com.tw>

© 辨

喜

著作人
發行人

馬小鶴
劉仲文

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電話／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初版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編號

E 13018

基本定價

伍元貳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2184-X (平裝)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畫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
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
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
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
書出版的初步計畫。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
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
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
私下也為叢書的計畫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
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
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
（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
（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
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
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
（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
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的是，此刻
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

2·辨 喜

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著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卻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啟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

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分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分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自序

寫作《甘地》一書的一個視角是研究甘地所代表的印度傳統文化復興，為中國新儒家提供一些借鑒。在研究的過程中，我越來越體會到，一方面，甘地的許多基本價值取向與新儒家有類似之處，另一方面，兩者之間有重大的差別。新儒家在近現代的命運，可以用黃克劍、周勤一本論當代新儒家的著作的書名來概括：《寂寞中的復興》。即使以第一代新儒家中最能身體力行的梁漱溟來說，在他最能發揮作用的時代，他對中國民眾的影響，與甘地對印度大眾的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其他代表人物中，除張君勱、徐復觀有一些現實政治經驗之外，基本上都是學者型的。至於第三代新儒家，正如霍韜晦先生指出的：「似乎全躲於學院，受已經相當現代化了的學術體制保護，在學術資源上是很理想了，但存在的感受卻似乎太弱。」^①無論從主觀條件還是從客觀條件來說，指望新儒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出現甘地式的人物，都是不切實際的。可以說，甘地與新儒家的可比性不大，甘地發動、組織、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將宗教倫理與政治結合起來的實踐是當代新儒家無法模仿的。

但是，甘地的出現不是印度歷史上純粹偶然的現象。除了印度

① 霍韜晦，〈第三代新儒家能做些什麼〉，見羅義俊編著，《評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650。

2· 辨 喜

的文化傳統、社會各界渴望祖國獨立的強大動力和英國統治的特點這些客觀條件之外，甘地是從拉姆莫漢·羅易(1772-1833)以來文藝復興思潮的頂峰。有許多先驅者為甘地的出現準備了思想資源。其中辨喜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辨喜本人並未參與政治活動，但他為以後的政治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辨喜對佛陀的推崇，可以與梁漱溟、熊十力對佛學的鑽研相比較；辨喜對西方哲學的吸收，可以與牟宗三、唐君毅的學貫中西相比較；辨喜在歐美的活動，可以與張君勱、方東美在海外講學著述相比較。辨喜的繼承者在海外，主要是美國數十處地方堅持文化學術活動，吸引的群眾儘管不是很多，不及有些印度教教派，但著述宏富，始終是印度文化的代表之一，反過來，對印度本身也有持續不斷的影響。顯然，辨喜及其後繼者與新儒家更有可比性。辨喜在其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對當代新儒家應該是有借鑒意義的。

辨喜席不暇暖地奔走於歐美和印度各地，弘揚新吠檀多，但是他並不排斥其他宗教和文化。相反，他在一世紀前的世界宗教會議上最震動人心的思想，就是百川匯海、各種宗教既保持個性、又互相合作共存的思想。他當年毅然遠渡重洋，前往美國參加這個會議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美國是一個保護宗教自由、思想和知識多元主義的國家，希望在美國找到弘揚新吠檀多的廣闊天地。當年的美國確實以非常友好的態度接納了辨喜。我住過數年的波士頓，是當年辨喜首先遇到知音的城市。哈佛大學希臘研究教授萊特為沒有證書的辨喜寫了參加世界宗教會議的介紹信。後來辨喜曾在哈佛作過著名的演講，我訪問哈佛期間，在圖書館裡看到過這篇演講當年的版本。波士頓的吠檀多研究會一直活動到今天，我曾訪問過那裡，聽過演講，買過書籍。辨喜百川歸海의思想和美國兼容並蓄的現實都

值得新儒家借鑒。

韋政通先生指出新儒家和西化派有若干相同的格調，「雙方皆不免偏狹武斷，缺乏開放的心靈，視野和胸襟也不夠開闊；不能寬容異見，也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他認為，「沒有一個個人或一個學派能獨占真理，就如同沒有一個民族能獨占文明一樣，人類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所有民族共同創造的業績，歷史上的真理也是由無數終身獻身於學術思想的哲人（不限於哲學家），出入於千門萬戶，在交光互影中才能顯現它的光輝。」^②新儒家在今天只有與其他宗教和學派共存合作，才能在中國文化重建工作上更上一層樓。

馬小鶴

② 韋政通，〈當代新儒家的心態〉，見羅義俊編著，《評新儒家》，頁167、178。

辨 喜

目 次

自 序

前 言	1
-----	---

第一章 印度文藝復興與辨喜的生平

第一節 印度文藝復興	9
第二節 辨喜的家世、教育和雲遊印度	24
第三節 震撼西方	42
第四節 鞠躬盡瘁	56

第二章 新吠檀多主義

第一節 吠檀多哲學	75
第二節 業瑜伽——實踐之道	90
第三節 信瑜伽——仁愛之道	101
第四節 王瑜伽——冥想之道	112
第五節 智瑜伽——智慧之道	127

第三章 行動的吠檀多

第一節 精神的民族主義	143
第二節 民主主義和造就新人	158
第三節 新婆羅門社會	170
第四節 東西方文化的融合	184

第四章 西學東漸和東方傳統

第一節 西學東漸	201
第二節 梵社和羅摩克里希那	208
第三節 東方傳統	221

第五章 筆路藍縷

第一節 印度的羅摩克里希那運動	231
第二節 在印度之外的影響	252
第三節 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	269

第六章 研究狀況和啟示

第一節 研究狀況	281
第二節 辨喜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287
年 表	303
參考書目	317
索 引	339

前言

辨喜（維韋卡南達，Vivekananda）是挪倫特拉那特·達泰（Narendranath Datta，或Dutt，1863–1902）的法號，他是印度近代最著名的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和印度教改革家。^❶

挪倫特拉那特·達泰（簡稱挪倫）1863年1月12日生於加爾各答，屬卡亞斯塔(Kayastha)種姓。1879年考入加爾各答管區學院，次年轉入總會學院，以其輝煌的才能和出眾的記憶力引起了印度與英國教授的注意。1881年升入加爾各答大學。在大學期間，他不但悉心研究了各種西方哲學，也鑽研了印度哲學。他參加過梵社，支持梵社的社會改革和宗教改革。但梵社的思想不能滿足他更高的精神追求。1882年初，挪倫初次正式拜見了非凡的印度教改革家羅摩克里希那（1836–1886），從此被羅摩克里希那的虔誠的信仰，崇高

❶ 維韋卡南達是Vivekananda的音譯，意譯為辨喜，是他出席1893年的世界宗教會議前夕在印度時取的。一般傳記著作在敘述辨喜1887年出家之前的經歷時，稱他的原名挪倫特拉那特，或其簡稱挪倫特拉（Narendra），或挪倫(Naren)；在敘述他從1887年到1893年期間的活動時，因為他用過不少化名，沒有固定法名，就用印度教的一種稱號斯哇密（Swami，意為大德）來稱呼他；在1893年以後則稱他為維韋卡南達（辨喜）。本書在敘述辨喜的生平時，在1893年以前，一般稱他為挪倫，此後一般稱他為辨喜。本書的其他部分則概用辨喜。

2·辨喜

的人格，純潔的生活，超凡的瑜伽功和深沉的博愛精神所吸引。但是，深受西方理性思想熏陶的挪倫一時還無法接受羅摩克里希那把宗教情懷與哲學探討結合起來的做法。1884年初，挪倫通過加爾各答大學文學學士學位考試之際，父親突然去世，陷入了貧困與失業的境地。他決定出家為僧，但羅摩克里希那勸他在自己在世時不要出家。直到1886年8月羅摩克里希那去世為止，挪倫在他的指導下，接受了充分的宗教訓練。

羅摩克里希那在世時已經指定挪倫為自己的繼承人，他去世後，挪倫擔當起了指導他的其他弟子的責任，建立了巴拉納戈爾寺院，全體出家，取了法號。但是，挪倫逐漸覺得，與世隔絕，只求個人解脫的修行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精神追求。1888年他踏上了雲遊印度之路，在五年時間裡，像一個普通的托鉢僧一樣，走遍了從印度北方的喜馬拉雅山到最南端的科摩林角的各個地區。他身無分文，常常以乞討為生，親身體驗了廣大群眾可怕的貧窮和痛苦。在漫長的雲遊道路上，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學思想，即把吠檀多不二論哲學、羅摩克里希那的諸教同源思想和近代改革家們的社會關切結合起來。當他聽說世界宗教會議將於1893年在美國芝加哥舉行時，他產生了出席這個會議的想法，目的是讓西方人民有機會領悟和評價印度的精神遺產，從而在印度人民中喚起新的自信，同時探尋解救印度勞苦大眾的道路，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一座相互溝通的橋梁。許多人支持他的想法，為他募捐經費。挪倫取法號辨喜，於5月底出發前往美國。

辨喜在美國雖然因為經費短缺，沒有正式介紹信等問題而幾經曲折，但在一些熱心人士和學者的幫助下，克服重重困難，準時出席了世界宗教會議。在1893年9月11日的開幕式上，辨喜作了簡短

的答謝辭，他不像其他代表那樣鼓吹自己的宗教的偉大，而是指出所有的宗教就像百川入海，都導向一個共同的真理，各種宗教應該互相容忍和接受。大會的聽眾報之以震耳欲聾的掌聲，似乎所有的人就在等待這個主張宗教和諧的演講。此後，辨喜在會議上作了〈論印度教〉等十來次演講，幾乎每次都作為壓軸戲放在最後出臺。他成了這次會議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一個世紀後的今天，關於這次會議的其他細節都早已被人們遺忘了，只有辨喜弘揚的宗教寬容精神仍然活在人們的心裡。世界宗教會議之後，辨喜在美國中西部和東部的許多大城市裡進行了無數次演講，在紐約市和紐約州的千島公園為西方弟子舉辦了吠檀多講習班。1894年11月，辨喜在紐約發起了吠檀多研究會。1895年下半年他初次赴歐洲講學，回到美國紐約以後，在吠檀多研究會裡設立了執行委員會。^②這一期間辨喜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業瑜伽》，《王瑜伽》和《信瑜伽》。1896年3月25日，他在哈佛大學作了重要演講〈吠檀多哲學〉，這個演講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以至於哈佛大學聘請他擔任東方哲學講席，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請他擔任梵文講席，但他因為自己是出家人而婉辭了。^③1896年4月至12月，辨喜第二次訪問歐洲，在倫敦作了關於智瑜伽的演講。

1897年初，辨喜帶著一些西方弟子從歐洲回到印度，印度的報刊和大眾把他當做凱旋歸來的民族英雄。但是並非所有的印度教徒都讚賞他的非正統思想。羅摩克里希那的其他弟子，即他的師兄弟也不太吃得準應該怎樣對待他。當辨喜提出自己的主張，希望他們改造成為現代出家人，獻身於社會服務時，有的堅決響應，付諸實

② Dhar, 1975年（《辨喜全傳》），卷1，頁664；卷2，頁786-787。

③ Vivekananda, 1953年（《辨喜：瑜伽及其他著作》），頁96。

4・辨喜

踐，領導救濟饑荒等工作，有的則遲疑不決。但是辨喜的獻身精神、旺盛活力和雄辯的說服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基本上贏得了師兄弟們的支持。1897年5月1日他與師兄弟一起在加爾各答創立了羅摩克里希那傳教會，辨喜自任總主席，下設印度部和外國部。印度部通過在印度各地建立修道會和道院，訓練僧侶和居士以教育其他人。外國部則派訓練有素的修道會成員到外國去，增進印度與外國之間的聯繫與相互理解。1898年，辨喜用西方弟子捐贈的錢在加爾各答附近的貝盧爾買了一塊地，建造了一所寺院，作為傳教會和修道會的中心。修道會的各位斯哇密（大德）分赴各地，從事教育和慈善工作。次年，辨喜又幫助英國弟子在喜馬拉雅山山麓的瑪亞瓦蒂建立了不二論道院。

1899年6月，辨喜第二次出發前往西方弘揚印度教。他經倫敦赴美國，這次他在美國待了不到一年，主要在紐約以及洛杉磯、舊金山等西海岸各地活動。1900年7月，他赴法國巴黎出席世界宗教史會議，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然後途經維也納、君士但丁堡、雅典和開羅，回到印度。此時辨喜健康狀況已經很差，他一面繼續不倦地工作，一面有意識地把領導工作逐步移交給自己的師兄弟和弟子。他覺得自己的神聖使命已經完成，無意久留塵世，遂於1902年7月4日圓寂，實現了自己不會活到四十歲的預言。

辨喜的哲學思想被稱為新吠檀多主義。他認為，梵(Brahman)是唯一的實在，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式，轉化為所有的一切——宇宙、人類、靈魂和存在的每一樣東西。梵賦予萬事萬物以質料，而摩耶(Maya)賦予萬事萬物以名字和形式。只有梵才是絕對的、不變的、永恆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摩耶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說摩耶是不存在的，它怎麼能夠產生大千世界的各種現象呢？因此，

又不能說摩耶是不存在的。新吠檀多主義認為絕對的一致意味著毀滅一切，各種偉大的宗教都是真理的不同表現形式。人類的心靈和性情也千差萬別，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有的偏重行動，有的偏重感情，有的是神秘主義者，有的是哲學家。宗教要滿足大部分人類的精神追求，就必須向不同類型的人提供不同的精神糧食。主要通過行動來認識真理的道路稱為業瑜伽，通過愛來認識真理的道路稱為信瑜伽，通過神秘主義來認識真理的道路稱為王瑜伽，通過哲學來認識真理的道路稱為智瑜伽。辨喜的主要哲學著作就是從這四個方面展開的。

辨喜是一個終生不渝的愛國者，他為奠定印度民族主義的道德基礎作出了巨大貢獻。與此同時，他沒有沾染狹隘民族主義的惡習，他的興趣所在是國際性的。在政治哲學領域內，如果就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大政府形式而言，辨喜對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批判更為嚴厲。但他認為西方民主制過分強調政府制度，不夠重視個人素質。他對歷史發展有自己的看法：人類社會輪流被祭司（婆羅門）、武士（剎帝利）、商人（吠舍）和勞動者（首陀羅）所統治，各有優缺點，比較理想的社會是保持祭司時代的知識，武士時代的文化，商人時代的傳播交流精神和勞動者時代的平等理想，而除掉它們的缺點。他堅決反對盲目崇拜西方和全盤模仿西方，希望印度作為平等的一員與西方進行文化交流，互相取長補短。

辨喜從小受到父親西方式的理性主義態度的影響，大學時代研讀過英語文學、歐洲歷史、西方哲學、科學、藝術、音樂和醫學。他在歐洲期間，曾會見了著名印度學家馬克斯·繆勒(1823-1900)和保羅·多伊生(1845-1919)，與他們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第二次出國訪問歸來，儘管健康很差，他還是不倦地學習，基本上掌

6·辨喜

握了新出版的25卷《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前10卷。西學毫無疑問是他的哲學的基礎之一。他特別強調實踐，包括救濟饑荒和瘟疫，教育男女兒童，照料病人和窮人；這與他所觀察到的基督教的活動有類似之處。另一方面，他受的東方文化的熏陶要深得多。他從小就由母親教過《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中的一些故事。他的哲學基本上師承印度六派正統哲學之一的吠檀多學派，尤其讚賞這一學派中以商羯羅為代表的「不二論」。吠檀多哲學與其他印度正統哲學一樣，以《吠陀經》為最高權威，它比其他正統哲學更強調《吠陀經》中富有哲理的《奧義書》。吠檀多的意思是「最後的吠陀」，即《奧義書》。辨喜的哲學淵源並不限於吠檀多一派，他認為吠檀多學派是以六派正統哲學之一的數論學派的心理學為基礎的，而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之一的《王瑜伽》的後半部是六派哲學之一的瑜伽學派的大師鉢顛闍梨所著的《瑜伽經》的節譯。辨喜對於非正統的佛教哲學也極為推崇，他稱佛陀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最偉大的改革者。他也把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看做世界上的偉大的導師之一，預言未來的印度將具有吠檀多的頭腦和伊斯蘭的身體。印度在十九世紀初就出現了試圖融合西方（或現代）文化和東方（或古代）文化的努力，第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組織是梵社。辨喜曾加入梵社，熱心參加宗教和社會改革活動。但是梵社未能向年輕時代的辨喜展現信瑜伽和王瑜伽——通過對神的愛和冥想修練來認識真理的道路。辨喜在羅摩克里希那的身上找到了這種像海洋一般廣闊深邃的愛和超凡入聖的神秘力量，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注重理性和實踐的傾向與羅摩克里希那注重感情和修練的傾向結合起來。辨喜終生對自己的導師羅摩克里希那抱著無限崇敬的感情，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把導師的教導付諸實施。